



这里是恐怖的森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里是恐怖的森林

李 迪

古干插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69,000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0,000

统一书号: R 10024·3757 定价: (三) 0.32 元

内 容 提 要

解放初期，在云南边境的约哈古森林里，盘踞着一夥凶恶残忍的土匪。他们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给当地人民的生括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定。为了消除匪患，我军曾三次派人入林侦察，但都被匪徒所害。第四次，侦察排长莽勒戈奉命前往，他的儿子戈龙也偷偷跟去了……

前三个侦察员为什么会被害呢？

莽勒戈父子在森林中遇见了土匪没有呢？

如果遇见了，他们又是怎样斗争的呢？

本书通过一系列生动、曲折的情节，将向读者回答这些问题。



这个穿一身傣尼人^①黑色粗布衣裤的瘦高瘦高的中年汉子，牵着赶路赶得大汗直淌的长耳朵白马，稀哩哗啦地蹿过蓝芒河，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两旁长满齐腰深的茅草的马帮路，钻进了连接着边境的茫茫的约哈古森林。

在傣尼语中，“约哈古”就是恐怖的意思。单凭如此称呼，足见人们对这片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的畏惧。这里是一个长年被黑暗和恐怖笼罩着的世界，万木竞相撑起的遮天蔽日的巨伞，把这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都捂盖得严严实实的。如果你胆敢冒昧地闯进去探索这个阴森森的世界，约哈古森林就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你：那生长得密密麻麻的、枝干上攀附着一嘟噜一嘟噜亚热带寄生植

^① 傣尼人是云南哈尼族的一个支系。

物的树木，手拉着手，布下一个又一个口袋似的迷魂阵，使你一钻进去就晕头转向，再也别想找到退出来的道路；你想继续朝前走吧，那垂挂在林间的蟒蛇粗的藤条，缠绞成一张张网，又拦住你的手脚，使你寸步难行；正在这时候，也许，一只吐着血红血红的长舌头的老豹子，会突然从背后猛扑过来，把两只指甲尖利的大毛爪子搭上你的肩头，只要你一回脸，就被它一嘴咬断喉管。老豹子吃人，往往先撕开肚子，掏出心肝吃掉，然后将血淋淋的尸体拖到树上挂起来，第二天日落后再来吃。那情景，真叫人不寒而栗！就算你侥幸没遇上老豹子，也说不定突然间会和一只饥饿的狼或者寻食的熊碰个照面。要知道，单独行动的狼往往是最凶残的，况且它还会把嘴巴拱在地皮上，用呜呜的嚎叫招来群狼，把你撕成碎片；寻食的熊也是最难惹的，不要说它一巴掌能把人打个半死，就是它伸出舌头在你脸上那么一舔，也舔得你没了鼻子没了眼；你想逃命吗？在那闪动着幽蓝幽蓝的“鬼火”的老林深处，数不清的猛兽都冲你瞪圆了绿灯似的亮眼。就连那躲藏在厚厚的散发着腐臭的枯枝落叶下的阴险的沼泽地，也大张着嘴巴在等待着你。一旦你失足落下去，就再也别想爬起来了。不等沼泽把你完全吞噬，相貌凶恶、性情残暴的沼泽

鳄,就会扭动着布满疙疙瘩瘩的角质鳞壳的身躯,迫不急待地爬过来,一甩尾巴,把你的脑袋打个稀烂……

然而,使当地傣尼百姓一提起来就肉跳心惊、陡然色变的,还不是大自然赋予约哈古森林的恐怖。在这兽恶林深的世界里,聚散无常地出没着一伙杀人眨眼、吃人不吐骨的魔鬼般的土匪,这伙比豺狼虎豹还凶残十倍的披着人皮的野兽,才是善良百姓的大敌!

在这伙野兽里,有打家劫舍的惯匪,有拦路行抢的凶徒,有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也有被打垮了的封建土司的反动武装和山主恶霸的散兵游勇。他们纠集成伙,踞地称雄,在高山密林的掩护下,拦道抢人,图财害命。使得无数通过森林出入国境串亲戚、做买卖、赶马帮的善良百姓横遭抢掠,溅血丧生。这伙土匪还经常趁黄昏或拂晓的时候,打着火把,举着刀枪,吹着口哨,喊着叫着,窜出密林,洗劫附近的傣尼村寨,杀人放火,抢粮抢物,敲榨勒索,无恶不作。搅得鸡飞犬逃,民不聊生。特别是近两个月来,当人民解放大军乘胜前进,直挺西南,把五星红旗插到祖国边疆的时候,这股武装土匪预感到末日来临,更加紧了猖狂活动。他们偷袭剿匪的部队和民兵,破坏

刚刚获得了解放的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直接威胁着新诞生的红色政权。深受其害的傣尼百姓，谈匪色变，闻匪心惊，连哄劝啼哭不止的娃娃时，都要说：“再哭，土匪就来罗！”

象乌云在大地上投下阴影一样，土匪出没的约哈古森林，在傣尼百姓心上，也投下了一片阴影……

看样子，这个牵着长耳朵白马钻进了约哈古森林的瘦高瘦高的中年汉子，是要出境串亲戚的。马背上驮着两个扁扁的藤篾箩筐，里面装着不多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害怕土匪吧，那傣尼人通常喜欢挂在马脖子下的九个铜铃铛都被摘掉了。他赤着一双粗实的大脚，走在出境入境必经的林中小径上，窸窸窣窣地踩着落叶；一双闪光的眼睛，不时扫视着黑魇魇的森林深处。

此刻，森林里静得出奇，只有那因为湿度过高而凝结在繁枝密叶上的水珠，不时从树上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形成亚热带森林里特有的“森林小雨”。

走着，走着，突然间，长耳朵白马惊嘶一声，腾起前蹄。不容中年汉子回过头来看个明白，只听“唰”的一声，一根从高大的橄仁树上飞甩下来的棕绳圈套，就准确地套住了他的脖颈。中年汉子急忙伸手去抓绳套，可是，晚了，那缩着活扣的绳套猛地收紧

了，粗楞楞的棕麻绳勒得他一下子吐出了舌头。紧跟着，棕麻绳往上一提，中年汉子便双脚离地，被吊上了半空。他连哼都没哼一声，连蹬几下脚，翻眼断了气。

就这样，中年汉子被高高地吊在橄仁树上。吹进森林的含着蓝芒河水腥的山风，轻轻地摇晃着他僵直的尸体。长耳朵白马不明白这突然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扬起头，伸出舌头，连连舔着主人那粘满泥土的光脚板——在它的记忆里，每当主人因为长途跋涉的疲劳而沉睡得忘记了天明的时候，只要它这样舔舔他的光脚板，主人就会立刻惊醒过来。

长耳朵白马舔啊，舔啊，突然，它瞪圆眼珠，竖直鬃毛，惊嘶一声，撒开蹄子直朝森林深处跑去。在它的身后，一只闪着饥饿的绿眼的花斑猛虎，“噌”地窜出树丛，直挺着长着黄色环带的铁棒似的尾巴，夹着一阵腥风追扑过去。在这样树密藤繁的森林里，长耳朵白马飞不起它的劲蹄，不一会儿工夫，就被花斑猛虎撵上了。它尥蹶子踢蹬着，不让花斑猛虎靠近自己。花斑猛虎毫不在意，它让开马蹄，从长耳朵白马的身旁跑过去，好象是在跟长耳朵白马赛跑似的。可是，当它们跑得齐头并肩的时候，花斑猛虎猛一扭

脸，一嘴就咬住了长耳朵白马的脖子……

长耳朵白马倒下了，倒在血泊里。在临倒下的刹那间，它冲着和主人突然分别的方向望了一眼。这是最后的一眼。它要对主人说，为了主人，它用自己的生命，引开了猛虎。可是，长耳朵白马哪里知道，它的主人早已把生命交给了约哈古森林！

黄昏扇着灰色的翅膀，悄悄地飞进了约哈古森林，它告诉森林，漆黑而恐怖的夜就要来到了。

一条全身布满古铜色云形斑纹的水桶粗的森林巨蟒，蠕动着腹部灰白色的鳞片，从一棵树上慢悠悠地爬扭到另一棵树上。它在寻找着过夜的食物。忽然，它发现了高吊在橄仁树上的中年汉子。它兴奋了，加快了速度，攀上了橄仁树，从那覆盖着厚厚的苔藓的大树杈上，横挺着脖颈，冲中年汉子张开了血盆大口。对于经常吞吃整只的岩羊或马鹿，并且能把头伸进蓝芒河里吸食成群的鱼的森林巨蟒来说，吞掉一个毫不动弹的死人，简直用不着费什么气力。不多时，它的脖颈开始膨胀了，就象被气吹起来一样。中年汉子的半截身子，连同那勒在他脖子上的棕麻绳，一起被吞进蟒腹里。森林巨蟒继续往下吞着，它知道自己的肚皮不会被撑破；吞完了，只要把身子缠在橄仁树上勒一勒，肚子里的人就会被碾压成肉

酱，然后，它还会张开嘴巴，把碾压不碎的大块骨头吐出来……

这个被森林巨蟒整吞下去的中年汉子，就是我剿匪部队侦察连连长顾铭派出去侦察匪情的二班长大刘。



二

“已经是第五天了，大刘还没有消息。”

顾铭的语气是沉重的。连日的焦虑和不眠，使他的声音也变得低弱喑哑了。他那沉思的目光，穿过用带叉的木棍撑起的竹篾笆窗，凝望着远处笼罩在暮色中的黑魑魑的约哈古森林。一群寻宿的鹭鹭，扑扇着雪白的翅膀，掠过树丛，消失在森林与远天相接的地方。

“也许，大刘碰着了困难；也许……”

顾铭没有再往下说。他不愿意说出下面的话——“也许，象前面去的两个同志一样，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顾铭停顿了好一阵，这才收敛了远望的目光，转回身来，关切地打量着站在身后的一排长莽勒戈和入伍不久的倭尼战士果沙。他们两人是前来领受去

约哈古森林侦察匪情的任务的。

莽勒戈是个身强力壮、膀阔腰圆的倭尼汉子，一头蓬乱而自来打卷的黑发，有些不甘心地被军帽压着；高高的鼻梁子见棱见角；厚厚的嘴唇让槟榔^①汁染成紫红色；刮得青邦邦的腮巴上，倔强地钻出密密麻麻的又黑又粗的胡茬子；一双犀利的目光在深陷的眼窝里野火般闪亮。能治服高原上的一切的毒日，把他那结实得象用坚硬的岩石凿出来似的脸膛和臂膀，灼烤得黝黑黝黑的，越发显示出这个倭尼汉子粗犷强悍、勇猛过人。

顾铭是在率领侦察连挺进西南边疆的途中，结识莽勒戈的。那是一天的下午，接连翻越了两座大山的战士们，被一片树密草深的老林截住了去路。顾铭安排大家原地休息待命，自己带着经过挑选的五个精明强干的战士，踏着兽道，摸进老林里探路。他们一面挥刀砍断拦路的乱藤野葛，一步步艰难地向前开进；一面对照地图指示的方位，辨别着正确的去向。正在行走间，突然从树洞里蹿出一只护崽的老母熊，猛地扑倒了顾铭，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如果开枪打熊，很容易伤着顾铭。战士们正急得

^① 槟榔是倭尼人用麻栗树叶和石灰煮制成的一种圆饼形的咀嚼品。嚼起来能提神解乏。

手足无措，忽听有人大喊一声：“库结^①！”喊声未落，稀哩哗啦地从树丛里跳出一个腰横长刀、手提铜炮枪的倭尼大汉。只见他分开众人，一步跨到老熊跟前，端起长筒铜炮枪，用枪尖使力一戳老熊的眼睛，痛得那老熊“嗷”地叫了一声，扬起头来，一嘴咬住了枪尖。倭尼汉子瞅准这个节骨眼，一搂扳机，“砰”的一声，掀了老熊的脑盖。老熊顿时软了手脚。倭尼汉子从地上扶起顾铭，两人还来不及对话，猛听“豁啦”一声，树林里又蹿出一只老公熊，不容倭尼汉子回脸，一双指甲尖利的熊掌就一左一右地搭上了他的肩头。这倭尼汉子临危不惧，丢下铜炮枪，顺势用双手按住了搭上肩头的两只熊掌，一缩脖颈，用头死死地顶住了老熊的下巴。老熊发狠地张开血盆大口，鼻孔里狂喷着一股子腥气。它想低下头，咬那汉子，可下巴被顶得低不下去；它想抽出爪子，打那汉子，可爪子被按着，抽不出来。它又急又气，嘴巴冲天吼得树叶子窸窸窣窣直往下掉。两下僵持了一阵，倭尼汉子使足全身气力，一躬后腰，两手拉住熊掌往下一拽，“嘿”的一声，楞是把老熊从背上背翻过去，摔了个满地打滚。不等老熊再翻爬起来反扑，顾铭和战士们一阵快枪，打得它浑身是眼。这个接连

^① 库结：倭尼语，快闪开。

战胜了两只老熊的傣尼汉子，就是莽勒戈。莽勒戈是受寨子里乡亲们的推举，前来为解放大军带路的。就这样，莽勒戈参加了自己的队伍，穿上了军装。他带着顾铭率领的这支先遣部队，跋山涉水，穿林越箐^①，扫荡残敌，解放百姓，为南下进军的大部队开辟通路，一直打到被约哈古森林严密封锁了的边境线上。部队在坐落于糯茶山下的傣尼格黑寨扎下营，顾铭在一幢自从主人害病死了以后就一直空着的竹楼里安下指挥部，和一位五十多岁的独身老猎人贡布老爹与果沙的堂叔巴木利做了邻居。其他干部战士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开始发动群众，调查匪情，建立红色政权。不久，地方党组织把已经成长为党员干部的莽勒戈的妻子，也派到格黑寨开展妇女工作。莽勒戈的小儿子戈龙，跟着阿妈一起搬来了。格黑寨和附近几个村寨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纷纷成立了军民联防队。部队又吸收了几个积极报名参军的傣尼青年，果沙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中等身材的黑瘦黑瘦的小伙子，有一股招人喜爱的机灵劲儿。部队进寨以后，他一直很热心，为部队做了不少工作。由于他从小就生在格黑寨，对约哈古森林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顾铭选中他

^① 箐(qīng)，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

和莽勒戈一同去执行侦察任务。

顾铭关切地打量着面前的莽勒戈和果沙，又瞥了一眼挂在竹篾笆墙上的日历，那上面清楚地标明着今天的日子：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六日。

“还有五天，剿匪的大部队就要赶到格黑寨了。可对盘踞在约哈古森林里的这股土匪，我们还没有很清楚地摸出他们的活动规律。他们凭借着对森林的熟悉，躲在暗处跟我们周旋。如果大部队开进去打，不但会有很大伤亡，而且也不能达到一举全歼的目的；漏网的土匪会逃出国境，留下后患。”顾铭冲莽勒戈和果沙扬起颧骨突出的消瘦的脸，布满血丝但仍旧目光炯炯的大眼，紧紧地盯住他们俩，“这股狡猾的土匪时聚时散，时出时没，行踪难测；前些日子，又接连偷袭了我们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来得及成立军民联防队的两个寨子。这些，都说明他们有着完整的组织指挥系统。如果我们通过入林侦察，甚至抓住机会接触土匪，钻进他们内部去，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从而在我剿匪大部队赶到的时候，设法把他们引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那么，我们就能打个漂亮的伏击战，一锅子把这伙危害人民的豺狼端个干干净净！莽勒戈、果沙同志，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顾铭话音未落，只听“扑腾”一声，从那用带叉的木棍撑开的竹篾笆窗外，猴似的跳进来一个男孩子。

这孩子个头矮小，穿一身傣尼人自织自染的靛青色粗布短衫肥裤；脑瓜顶上盘一条耀眼的大红布包头；脖子上套着一个又大又圆的银项圈。这项圈，碰得缀在布衫上的两排闪光的银质圆扣丁当乱响。他两脚刚一沾地，就雄赳赳地绷起小胸脯，冲顾铭行了个没有学到家的举手礼，调皮地尖着嗓音喊道：

“报告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这跳窗而进的孩子，一下子打破了竹楼里沉闷的空气，三个大人几乎同时叫出了声：

“戈龙！”



刚满十三岁的戈龙，哪点都长得象他的阿达^①莽勒戈，黑脸蛋，高鼻梁，厚嘴唇，深眼窝，一对滴溜乱转的亮眼；就是个头太矮，瘦胳膊细腿的，象一只小猴子。可是，别看他个头小，却有股子野劲。爬树掏鸟，下水摸鱼，鸣枪放铳，拉弓射箭，走黑路，钻草棵，闯老林，捉野物，白刀子宰，红刀子剥，没他不敢的，没他不碰的，没他不学的。特别是射箭、爬树、剥兽皮这三样功夫，他跟莽勒戈学得最到家；可就是性子太蛮。有一次，他背着莽勒戈，一个人带着弓箭，闯到林子里去打野物。钻了半天，什么也没碰上，眼都气红了。正在气头上，撞着一头大野牛。你想，那家伙有八九百斤重，皮厚得打褶子，枪子都难穿透，哪能随便碰呢！戈龙可不管，拉起弓，迎头就是一箭。嘿，这一箭，不偏不斜，正射在野牛的鼻子上。野牛一下子就惊了，一对核桃大眼瞪得冒出了血，瞅准戈龙，竖直了刀似的犄角就撵。戈龙怎样没命地跑，也甩不掉惊牛。幸亏莽勒戈赶到了，一把扯掉戈龙头上的大红布包头，甩在一蓬灌木丛上，然后，拉着戈龙换了个方向跑。说也奇怪，那惊牛不再追戈龙了，直着犄角冲那挂着大红布包头的灌木丛扑过去，乱挑乱踩，直到把那蓬灌木丛踩平了，才算完事。

^① 阿达：俄尼语，即父亲。